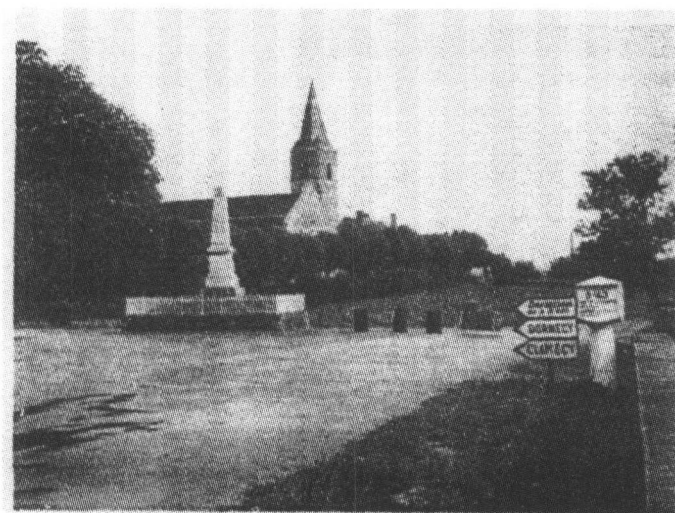


一、道德情操篇



生存哲理

正因为他们彼此都认同了一样力不可遏的事物，所以更不能拉近彼此耿耿于怀、心怀不平的小人灵魂。正因为接触了因自己的不幸，而否定了别人的幸福的平凡人或病人的愚昧厌世观念，所以才无法给健全的人健康的乐趣。

为了使幸福完整，在饭后思考有关这个世界的不幸并不坏。

若说我是块吸饮大海的海绵，毋宁说我是一串葡萄，正以大地赋予的美妙汁液膨胀成熟、鲜艳欲滴……

这是个好城市。我诞生的城市不应该是个不好的城市，起码在这里的人们及草木都生长得很壮硕，没有坎坷的荆棘，也没有一些质地不好的土地，至多也不过是经常磨练的舌尖稍微锐利了一点罢了！

日子为什么会消逝得如此飞快呢？可喜的是，我和那些成天嚷着喜欢悠闲度日，却又爱发牢骚的罗马人——那些怠惰者，可不一样。我不浪费任何一秒钟，我满足我的每一天。

不曾有过破绽的人们，必得一直刻意地演下去……

人们总是幻想只要离开自己的环境，便可以找到自由。

“剩下一个人 这就够了！”

他们总是相信，民众的立场之所以会使有知识的资产阶级改变，是因为民众的主义以及观念中的新潮及力量。其实不然！那应该是因为民族所拥有的生命力的缘故。

米勒最初关于民众生活的大作“拿簸箕的人”，是法国

美术史上划时代的作品。其与民众革命（一八四八年）那么的一致，确实值得人们注意。

即使发觉到自己潜在的力量，这个力量也会因生活的不如意而窒息。

评 析

当你了解到自己，知道了自己的长处，你就会扬长避短 而不会用自己的短处去和人家的长处相撞击 也不会本来就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发愁 怨恨自己。成功属于你 失败也属于你。而摆脱失败 关键是摆脱失败带来的沮丧、消极的情绪。捶打自己的脑壳 无休止地长嘘短叹 只因忘记了是哪位智者说过 在生活中最能化戾气为祥和的三个字 没关系。

生存 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美满、如意。生存不是简单地为了生存 应该有一定的追求 有一定的理想。只要认为生活得很累 那就从烦恼中跳出来 像那位智者一样 说一句“没关系”。当然有的场合说出这三个字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。对生活中的一些事，我们不能不认真的对待，也不是能用“没关系”三字来概括得了的。需要认真的对待 这就是一个哲理。不能用想当然来办事 真诚、正直的对待人生，是我们对待生存最高的准则。

远离尘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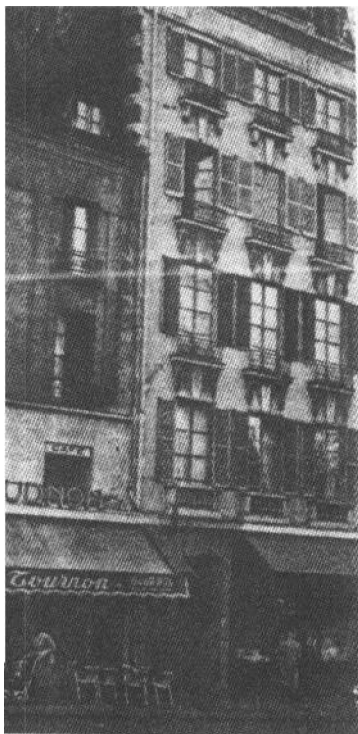
人对于一个人或一个党派，不应该像奴隶一般执着。那是怎样的奴隶啊！那样的枷锁就让别人去承受好了。我和西卡奈都会这么说：“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，我绝不假借他人的名义。”

今天的政府并不使用由“过去”这个兵器库里取出的武器，也没有野蛮与卑劣的行为。夺取敌人的妻子，用“如果不投降便杀了他们、虐待他们”之类的话来威胁……这在以前都是很政党的。

今天的报纸告诉我们：“根据内阁最新发布的指示，法国的逃兵或拒绝被征召的人之妻子，不准离开前往其他国家。”对于这种权利用最神圣的爱情之卑劣举动，我感到万分可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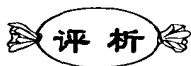
火车、卡车、铁路、船舶、工厂、工地、实验室等人类的所有发明，似乎都已经成为杀人工具。

啊！当我离开这人世的时候，可能会看到我这些笔记的



朋友们！可别忘了这些人，以及他们以基督教的读物为题材而准备的可怕利用法。即使没有办法完全做到，也要将他们与污秽的宗教永远分开，重新再找一条新的约旦河（基督徒受洗的河）。

基督徒不会在这条鲜血流成的河里沐浴吧！把他们当做死人，埋葬他们的尸体，然后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，将基督教埋葬吧！基督教是他们杀死的。



耳根能像疾风吹过山谷，虽造成很大声响，但疾风一过，声响也随着消逝。那么是非都会远离，心境能像月亮倒影在水面，映出水面，但月在水中，水也不活肥那么分明。物、我的心也就消失了。所以一位得道的人，能远离尘世，能把悲喜这两种事情忘记。同样告诉我们“勿以物喜，勿以己悲”。任何好的、坏的事物都不必太挂念在意。

人对任何事物应作“欣于所遇，暂得与己”之想。我们对于外物固然要尽量利用以厚生，但勉强利用亦足以伤心；世人往往放不开对外物的留恋，希望永久保有，事实并不可能。因此有时不免要陷于迷惘、痛苦之中。俗语说：“有得必有失，有失必有得”。这就告诉人们不必执着于得失之间。

信任朋友

人生真好！我的朋友们。但唯一的缺点便是太过短促。这真是不划算！你们或许会这么说。但你们该知足了呀！你们所拥有的都是上等的。

说真的，我想要两人份。或许我不用那么大声呼喊，也可以要到第二次的糖果也说不定……然而寂寞的是，我仍旧活着，而我所熟悉的许多好人们却都不知到哪里去了。



啊！上帝！时光飞逝得如此快速，连人们也随之消逝……

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两个义务是——

一、沉默。

二、收集有关爱的资料，而非关于憎恨的资料（这是很好收集的）。对骄者以驕力，对弱者以怜悯。

离这里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个栖息了数百双野生鸽的湖泊。每到冬天，那些鸟便不知飞往何处。在人世间的冬季也一样，理想会飞离所有既不伟大也不热诚的人。

你的心是理想不必逃离，如今犹让群鸽振翅翱翔的稀有心湖。

他从许多的幻想当中醒过来、觉得懊悔并且绝口不提。

对于自己过去如此地信任幻想，他觉得汗颜。不能看见人生真实的面貌，那是多么的愚蠢。因而，他不再对人生抱有幻想，总是拼命忍受任何事物……只为了接受人生。

舆论——这个娼妇。

只要能了解其中的意义，受苦或死亡就不算什么。只要能知道为什么，就算牺牲生命也无所谓。对一个青年来说，世界是什么？世界的纷乱又是什么？如果青年是真挚而健全的，为什么会对各个国家如愚蠢的野牛，在深渊边缘格斗般行将毁灭的野蛮行为，产生兴趣呢？

是不是奢望太多了？人们老是称我为利己主义者。但我常在想，我有什么权利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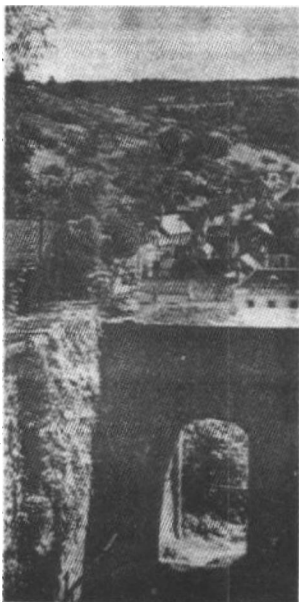
当我见到我身边许许多多的不幸与痛苦时，便失去了要求的勇气。但是，我的心仍旧会呼喊：

“不！我也有权利，至少我拥有一丁点追求幸福的权利……”

我在身边看到唠唠叨叨地发泄心中不平的人们。他们说现在是个悲哀的时代……

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悲哀的时代，只有悲哀的人们。还好我并非是这样的人。人们彼此掠夺、怒目相视……那是什么时代的事了？

信任是好事，亲眼目睹则更好。



评析

说到信任朋友 就不禁让人联想到杂技团中那些在空中飞来飞去的表演者。他们虽然勇敢 且训练有素 但若是没有信任别人的心，绝不会演出那么惊人的节目。

在平常生活也是如此 人活在世上需要信任别人犹如需要空气和水。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原因：一方面 我们如果不信任别人 便无法诚恳对人。我们在社会上生活 如果时时刻刻都必须戴着假面具 时时刻刻地提防着他人 那是那么约束和难受 又怎样能愉快的生活呢 你想受他人爱戴 就得先信任他人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我们和信任自己的人相处，我们也会放心自在 无须整天战战兢兢的生活。心理学家欧弗斯屈说：“我们不但可以护卫别人 而且可以影响别人。”

人与人相处融洽，靠的全是信任。人对人必须抱有善意，互相信任，日子就不会过得一团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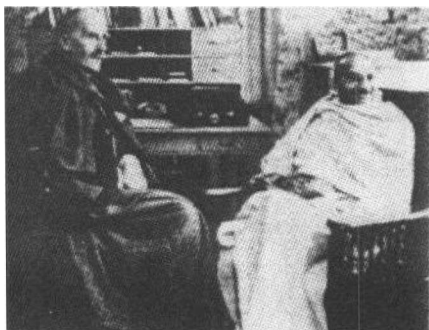
论善

善不是学问而是行为。唠唠嗑满口道德经的人，全都是神经衰弱的患者。因此，道德的条件当中，首先便须去除神经衰弱这一条。

道德学者们自己只会爬行，每个人都成了理想主义者……

人们对于自己行善的对象，特别有好感。

他应该说是行动的信徒，他似乎相信好的作为只有一个，那便是——不要害人。



可怜的小人！不要害怕自己的影子。你要奋斗，不要在意是否有回报！生存时是牡牛，死时也是牡牛……不要失去你的锐气！

“喔！可怜的小羊，这个世界充满了虚假与憎恶，每个人都只爱他自己。脆弱的幸福所千万的束缚，全都不是真实的；善变所连结起来的東西，就由善变来解开吧！只有自然才能安定在动摇的锚上，其他东西则全在狂波巨澜之间漂摇着——因为内心的倾向而得到朋友，因为利益而得到伙伴……然而幸福的是天生便拥有兄弟姊妹的人，因为在对抗这个充满暴戾与背叛的世界时，他们彼此为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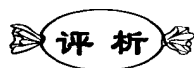
“吵闹没有什么好处”，议论也只不过是消磨时间罢了！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青春。没有人有权力把活生生的人和死人凑在一起……总之，我们想要拥有获得知识，并让自己的生活独立的权力。

过去的沉重负荷绝不会令未来窒息，即使未来依旧充满了黑暗与恐惧。

这世上最糟的是想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却又不做，计划好了以后却又不做，在朝向某个目标的途中却又迷失自己、半途折返，以致半途而废。矛盾对我来说，比失误更加令人难以忍受！

忍受罪恶的人，其罪恶与做坏事的人相等。

善，不牺牲自己不足以称为善；胜利，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罪恶；败北，如果是自己促成的话，不管怎样也都是一种善。献出自己！毁灭自己吧！



古时候有道德的高僧说：“竹子被风吹动，竹影从阶上扫过，但尘土并未飞扬。这讲的是虽然物与物相接，却可以互不侵犯。”竹影扫台，尘不动，月轮穿湖水无痕。我们的人生在世必须不能用恶来对善，以清晰的头脑，公正的处理，内心平和安详，自然行事悠闲了。

人心之贪婪无限，难以制止，只有用善来加以代解，以善制恶，感化恶人。善，本是人的本性，只要我们从都追求人的本性出发，世界将会是一片祥和之天。

仁慈是美德

对她来说，没有一种乐比得上独立。美妙的独立！她是如何使用它的呢？

“自己的脚趾是自己的东西，自己的脾胃是自己的东西……自己全部都是自己的。自己拥有自己，从头到脚都是，没有任何人能分享……”

他强烈地感觉到——过去触礁的遗物中那个悲哀的灵魂

贫穷的人和有钱的人一样，没有拥有过去的权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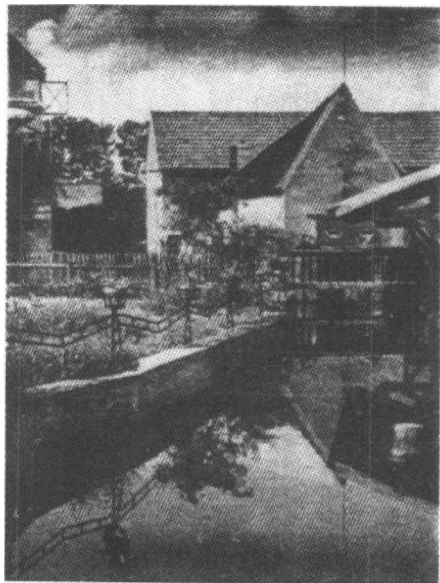
解救灵魂的东西，在权利之上。那便是——宗教上的义务。

大部分人的灵魂都不是固定的，而是不断地此起彼落的灵魂之总合。

我轻蔑侮辱我的人，就算他自以为是贵族。

没有高贵灵魂的人，我都视为粪土。

人生是多么的简陋、多么的卑劣，到处充斥着谎言。



他再也不能呼吸了。在渡过塞纳河的时候，他想跳下河去，但却被其他人抢先一步。提防上如同苍蝇群集般漆黑……

最高尚的道德是消极的，同时也是最难于实现的，因为这种道德不是为了做给人家看的，而且，即使我们做得令人心满意足，也不能因此就在我们心中产生甜蜜的快乐。



人啊！为人要仁慈，这是你们的头一个天职：对任何身份、任何年龄的人，只要他不异于人类，你们对他都要仁慈。除了仁慈以外，你们还能找到什么美德呢？

慈善的行为比金钱更能解除别人的痛苦：你爱别人，别人就会爱你；你帮助别人，别人就会帮助你；你待他情同手足，他对你就会亲如父子。

评析

人生如果太空闲，杂念就会不知不觉的产生；但过于忙碌又会使本性显露。所以，一位有教养的人不能没有避免身心受到外物影响的忧虑，也不能没有耽乐风月的情趣。

上天在赋予人躯体的同时 更赋予人灵明之性 如果不能用来节制自己，那只能作贱自己。

有不少人认为是为别人而活着 这话可能是对的 也可能是不对的 认识“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”然后说是为别人活着 这话当然是对的 人就应该有一颗仁慈的心 这样才能帮助别人 别人也会帮助你 心中总是放不开别人的看法 使本身行事虚荣、狡诈 然后说是为别人活着 这话当然是不对的，没有仁慈心算计别人，他人又如何相信你呢。人生本是一台戏，自己应该是既扮演主角，同时也扮演配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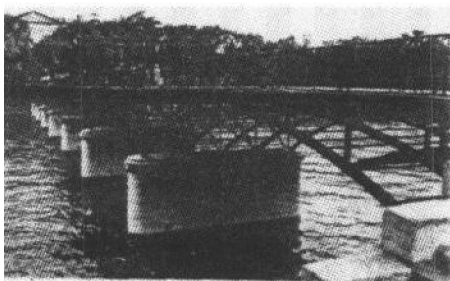
仁慈本身是一种美德“天下者仁者爱人”没有仁 不可能去爱别人，别人也不会爱你，任何事物都是相辅相存，都有一定的内在联系。因此 社会上任何一个层次都存在着正反两面 觉得不足为奇固然不足为奇 认为怪事 实在不足为奇 这是说人生在世 不必存着有色的眼光。只要自己本性 本质在 保持一种善心 就会赢得人们的信赖 自己也活得自在快乐。

论崇尚

就如众人皆知的一样，审判是一种依金钱之多寡，将白说成黑的技术。

坦诚自己的知或不知，并且以疑惑为第一睿智，以宽容为首要道德的蒙田，是我所信赖的人。在怒吼的狮群当中，或是在四二零迫击炮当中，我的声音在你们听来，或许只不过像是蟋蟀的叫声罢了！但是我期待着将来风暴停息之后，在野地广漠的寂静中，能听见小小蟋蟀声的日子，一定要来临……

我并不憎恨任何一个民族，我对德意志民族并不抱任何“一丝丝的情感”，我对任何民族都抱这样的态度。任何民族都没有那么高的价值，



然而在任何一个民族里，却都有着拥有我所爱的灵魂之人。不管是属于哪个国家，只有那样的灵魂才是我的国度。

它给我的第一印象令我有点失望。极官僚式的、让任何工作都难以进行，并且进行缓慢，那种官僚精神是隐藏不住的。

一个巴西人向我推荐欧基斯德·康德（法国社会学之祖）的万能药方。这个药方非常简单：第一、绝对避开所有的征服者；第二、分解大国，成立小共和国。

“自己的脚趾是自己的东西、自己的脾胃是自己的东西……自己全部都是自己的。自己拥有自己，从头到脚都是，没有任何人能分享……”

他强烈地感觉到——过去触礁的遗物中那个悲衰的灵魂……

贫穷的人和有钱的人一样，没有拥有过去的权利。

解救灵魂的东西，在权利之上，那便是——宗教上的义务。

大部分人的灵魂都不是固定的，而是不断地此起彼落的灵魂之总合。

我轻蔑侮辱我的人，就算他自以为是贵族。

没有高贵灵魂的人，我都视之为粪土。



人生境遇难免潮起潮落 落魄时固然不可灰心丧志 得意时更不可洋洋得意。

有一句话叫做‘宠辱不惊’意指人们在备受宠爱、得意荣光，以及遭受侮辱、境遇凄惨时，都不该受到影响。“宠”字加以引伸，也可理解为得志之际；“辱”则可理解为落魄的时候。

有一种人，一旦头顶着小小的光环，便得意忘形，忘了自己的身分。在《晏子春秋》中有一则相当出名的故事：晏子是齐国的宰相，有一天他坐着马车外出，经过闹市。车夫的妻子立在路旁家门口，看见自己的丈夫趾高气昂地坐在马

车上，大声吆喝着马匹，一副洋洋得意、神气活现的样子。

车夫回到家里，却发现妻子正在收拾包袱，打算要离开他。车夫慌了，急忙问明原因。妻子说：“晏子虽然身高不到6尺，却是一国堂堂宰相，名闻诸侯。今天我看他坐在马车上，低头沉思，态度谦虚；而你呢，虽然身長8尺，却不过是一名车夫，反倒那样神气和派头，我不愿跟一个自以为是的人过日子。”车夫听了十分惭愧，从此以后十分检点自己的言行。

晏子身为宰相，实属“大宠”，但他却谦虚谨慎，宠而不惊；车夫只是“小宠”，却不知轻重，当然要被他妻子责怪！

这种“受宠”而不知轻重者，在我们生活周围也屡见不鲜。一位少年得志的高中毕业生因为考上了名牌大学便志得意满，再也瞧不起昔日的同窗好友；一位初露头角的公司职员因为当上了公司副经理，便骄傲自大，斜着眼睛看人；一位初试涂鸦的文学青年，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小说，便自以为是是一代文豪，不愿意与碌碌之辈为伍。

面对这些自鸣得意的弃旧交者，人们当然有理由嗤之以鼻。就称他是高贵的，可灵魂是丑恶的，是低下的。